

【輯三】仁醫照相簿

---

TZU CHI FOUNDATION

A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of a white bird, possibly a seagull, perched on a dark, jagged rock. The bird is facing left. The background is a dark, textured surface, possibly water or a wall. The text "TZU CHI FOUNDATION" is overlaid in the center of the image.

TZU CHI FOUNDATION

# 發現生命新風光

專訪洪宏典醫師

文／張錦雲



招牌「撲克臉」

楠梓火車站前，車水馬龍的建楠路上，「洪宏典聯合診所」在五花八門林立的招牌中，並不顯得特別突出，但只要是在當地人，隨便一問：「洪外科在哪裡？」幾乎沒有人不知道。

洪外科之所以馳名，除了它已屹立當地二十多年悠久歲月外，最主要當然是洪宏典和劉美麗夫妻擅於內外科兼備的高明醫術；但是映在當地鄉親心中印象更加深刻的，卻是洪醫師那張不苟言笑的「撲克臉」。

許多住楠梓的慈濟人，曾在洪醫師的病患，大家談起未踏入慈濟前的洪醫師，無不異口同聲「認真」他那副嚴肅到幾乎不近人情的臉孔，



和進入慈濟後的洪醫師比起來，真有天壤之別。

頗有日本女人溫柔婉約氣質的洪太太劉美麗醫師，是洪醫師在事業及家庭最得力的助手。她笑著說：「以前在我們這裡開刀住院的病人，遇到洪醫師查房，雖有問題也不敢問，都得等到我去查房，才請我代問。他們說只要看到洪醫師那張冷酷的臉，什麼話都開不了口。」

專掌醫院內科的劉醫師就<sup>是</sup>在<sup>社</sup>所當然成了診所員工、病患，與洪醫師之間的潤滑劑。這情形一直<sup>維持</sup>到九二一地震，洪醫師踏入慈濟後才有了重大改變。

### 南部顯微手術第一刀

其實，在洪醫師嚴肅而不苟言笑的外表下，隱藏的卻是一顆充滿慈悲又熱誠的菩薩心腸。

民國三十年出生於彰化的洪宏典醫師，從小對拆拆裝裝的機械其實比當醫師來得有興趣，但在<sup>那個</sup>父權至上的年代，父親希望他能走上行醫之路，於是便一頭栽進了<sup>醫學</sup>領域。

五十四年，中國醫藥學院畢業後，輾轉來到高雄大同醫院，也在骨、外科界闖出了名號。

民國六十五年，一位台北的外科醫師第一次在台灣成功完成了顯微手術，但四、五年來，年年聽這位外科醫師發表成功病例，卻未能將醫術公開。洪醫師當時所居住的高雄楠梓區是一個新興的工業城市，附近有仁武工業區、大社工業區和楠梓加工出口區，工廠的工人非常多，工廠設備不如現在完善，常有一、二意外受傷。洪醫師於是有了前往日本學習顯微外科手術的念頭，便向衛生署申請自費前往日本奈良醫科大學，跟隨世界第一位以顯微手術<sup>接指</sup>成功的玉井進醫生學習顯微外科手術。

學成歸國後，仍在大同醫院服務，當時，他是中部以南顯微手術的第一把交椅，以高超的醫術口負責熱誠的心思，造福許多因意外斷指的病患。

曾有一位小女孩，手指斷了八隻，洪醫師花了二十三個鐘頭，將斷指一根根接回去，術後不久更活動自如。

一位意外受傷的工人，十指齊斷，右手手指甚至被壓得血肉模糊，洪醫師將患者左手手指接到右手，沒了手指的左手再為他切個虎口，讓



左手還能抓東西。傷口痊癒後，患者雙手都能捏握著磚塊。

洪醫師認為，身為醫護人員，做的不僅是本身的事業，它應該也是一份為社會大眾服務的工作。向，他都秉持著這種使命感來從事自己的事業。

六十七年，他辭去大同醫院工作，夫妻倆便聯手開了「洪宏典聯合診所」，至今二十多年的歲月，在楠梓造福了許多鄉親，「那時常常開刀到三更半夜，才剛躺下休息，又有人敲門。有時一天睡不到三個小時。」洪醫師回想當年事業鼎盛的情形。

德術兼備的醫師，卻常在他人嚴肅外表下與病患保持相當距離。他靦腆的說：「上人一直強調，醫師除了醫術外，更要藉人文修養來貼近病人的心。其實我都懂，但長久以來的習氣和身為醫師的權威感，讓我不知不覺中，就少了那一點笑容，無法拉近與病人之間的距離。」

### 「震」出生命新風光

九二一地震前，對慈濟的印象如何？洪醫師側著頭，仔細思量後

說：「只知道慈濟人老是穿得很漂亮、捧個箱子，到處募款。」

踏入慈濟前，因對佛教不了解而一直持反對態度，以為佛教只是求神拜佛而已，慈濟做什麼，證嚴法師是誰，壓根兒沒想到要了解，獨善其身是他選擇的唯一妙法。「就這樣，白白耗掉我六十年的歲月！」

九二一大地震，將洪宏典醫師的人生震出了完全不同以往的生命風光：「我發現再多的家產，白白耗費精力爭取得來的一切，原來並非我們能永久擁有，包括我們的身體，也無法隨心所欲控制。小時候課本上教我們人定勝天這句話，並說我們能掌握一切，只是告訴我們努力工作一定會成功，但是卻不一定能永久的擁有。」

事業、家業一路平順的洪醫師，有了不同以往的思考方式。當時他一心想到災區為受災鄉親伸出援手，於是參加了醫師公會發起的救災工作。

「當我深入災區，看到那有悲慘無助的景象，才深深領悟到世間是這麼的無常，短短幾十年的人生卻不能由自己來安排，甚至於今天早上都沒辦法延續昨天晚上的歡樂。」聽說還有人白天才剛剛辦好新居落成的大喜宴，才搬進去住幾個小時以後，整個房子就被震垮，連人也被壓了。我



在這種徬徨無助的心境之間，剛好有朋友介紹我慈濟救災團體正缺醫師，邀我參加，於是就再次進入災區。」

第二次來到災區，洪醫師發現到另一番全然不同的景象，「第一次參與慈濟工作，是到埔里大慶呈現場。當時覺得很納悶，是哪個單位的工人，怎麼都穿著制服，在豐陽高照的烈日下，爭先恐後，不眠不休在工作，而且個個白白胖胖的。細問之下，才知道他們原來都是慈濟人，有很多都是大企業家、董事長、老師或工廠的老板。」洪醫師當下十分感動，原來這就是無所求付出的慈濟人。

### 原來生命可以如此發光

當天義診結束，夜宿於台中分會，適逢一位醫師朋友生日，慈濟師兄姊買了一個蛋糕為他慶生。洪醫師也受邀參加。

記得當時他身旁坐著一位滿臉憔悴、又焦慮不安的師姊，聽她談起災區的慘況及救災情形，那副悲天憫人及感同身受的情懷，讓洪宏典醫師印象極為深刻，以為她本身就是災民或有親朋受災。事後，才知道，



原來那位女士就是慈濟基金會副總執行長林碧玉師姊。也在這個時候，慈濟種子悄悄在他心中萌芽。

「聽了林碧玉師姊的一席話，讓我對人生的看法換了一個不同角度，原來生命可以如此發光，它不只照亮自己，也能照亮別人。我驚覺到自己腳步實在落後太多了，真慚愧。白白吃了多少米飯，白白浪費了六十年光陰，於是決心加入慈濟行列，並邀太太同行。」

從執業到事業巔峰，隨某年歲增長，孩子陸續成長離開家庭，他對事業的熱忱也慢慢降溫，但加入慈濟後，讓他一度疲憊的心又活絡起來。

八十九年九月到九十年一月，他連續三次參加大陸義診。有了慈濟精神的引導，再加上高明的醫術，讓他與病人之間的關係改善許多。

大陸醫病間一向以「問診」方式進行，醫生與病人中間隔著一張桌子，這讓他十分不習慣，他將桌子挪開，拉近與病人之間的距離。除了問診、觸診，必要時，他會叫人躺下「聽診」。「有些病況是要用耳朵聽才能診斷的。」洪醫師說。

對於偏遠地區的慢性病，他細心的想到：「我們離開後，這些病人



怎麼辦？於是他建議要為慢性病患多準備一個月的藥量，甚至有些因腳部細菌感染而長期上藥的患者也為他們準備「外傷包」。

### 把握分秒做慈濟

除了人醫會，社區的服務工作他也積極投入。一次茶會，他還編導了一齣短劇，為了讓影像效果更好，他費心到處找一部數位放映機，雖然租金昂貴，他仍狠心租下來。沒想到，當老闆知道是慈濟要用，竟表示願意免費提供，讓他當下感動的掉下淚來；慈濟的公信力與上人的德行，讓台灣人的愛一再被啟發。那場茶會，為希望工程募到了兩百多萬元的建校基金。

一向做事十分細心而盡責的洪醫師，對慈濟大小事情也一樣用心。他放下身段，穿著短褲，佈置會場、打掃廁所，也在做的當下深刻體會慈濟文化和精神，並在與慈濟人的共事上，學會縮小自己，除了圓滿榮董，並報名參加今年慈誠培訓。

九二一至今，他似乎要把往日來不及做的慈濟事儘快迎頭趕上，現

在除了看診，其他時間幾乎都花在慈濟事上。「喝了慈濟四神湯，擦上慈濟面霜，讓我一向待人冷漠的心，漸漸有了熱情，不知不覺中也結下許多好人緣。」

「好事要大家一起做，」太太劉美麗醫師有時也會發牢騷：「怎麼都是你在做，有時也該換換我。」由於嘉義大埔鄉義診都是假日，所以常是兩夫妻結伴同行，劉醫師也報名慈院志工，「醫師當志工，病人有福了。」慈濟路上，兩人攜三同行，不僅是家庭事業上的好伙伴，更在志業上互相補位，為善競爭。

看著攤在桌上大陸義診的照片，那副專注慈藹的面容，和面帶微笑，為河南老婆婆圍上圍巾的鏡頭，讓人想像不到他從前「冷酷」的模樣。未來的歲月，洪宏典醫師說：「現在最怕的就是錯失付出的機會。」而今，他不僅希望用高明的醫術為人縫補受傷的傷口，更希望用愛來為苦難眾生縫補一顆顆破碎的心。



# 以病人為師

專訪殷光達醫師

文／楊芳嬌

要去採訪殷光達醫師之前，慧娟師姊提到她公公說：「只要給殷醫師看過病以後，病人都會親親上他。」殷醫師會是怎麼的人呢？我內心充滿了好奇。經過兩個小時的訪談，深深覺得他是位正直、親切、謙和，且很有涵養的人，讓每個與她接觸過的人，都會永遠記得他。

## 醫病也醫心的醫師

民國八十一年自台大醫學系畢業，殷醫師是內科及過敏免疫風濕科的專科醫師。除了台大醫院的定期門診外，同時也在台大醫院的醫療聯



盟機構 遠東聯合診所以及遠東醫院駐診。

他的病人很多是痛風、類風濕性關節炎或是紅斑性狼瘡等慢性疾病，有些病人長期在殷醫師的治療下，與殷醫師亦「師」亦友，好似有殷醫師在，健康就有保障。

從國一就開始接觸佛法，學佛十分精進的殷醫師，面對門診病患時，就多了一份用心觀照。為了多留一點時間給病人，他總是提早趕到診察室，除了就病情給予衛教外，也會觀察到病人的心理變化、生活飲食習慣、家族遺傳，乃至工作上面臨的問題等等。難怪病人看過殷醫師後，都會不由自主的黏上他。

由於有佛法的引導，殷醫師的醫病互動關係特別良好。他說：「目前醫學雖大為昌明，但仍有其極限，它只是真相的一部份而已，不足的地方用佛法來補足，會更圓融，不會那麼剛硬，佛法較具彈性，在看待一些事情，尤其是非醫療的事件上，佛法讓我們可以跟人做比較有意義的溝通。」

曾經有一位五十多歲的婦科腫瘤病人，癌細胞已轉移到腹腔和骨頭，痛起來滿地打滾，但如施以嗎啡止痛時，腸子就無法蠕動而嚴重便



秘。病人久病纏身，不免情緒較易暴躁，常會與醫師討價還價，甚至干預醫師用藥。「看她身心俱疲，我滿悲憫她的！」殷醫師說：「知道她常痛得睡不著，我就送她一長安眠的CD，由此因緣她慢慢對我產生信心，也願意接納我的建議。我曾經試著跟她談佛法，教她念佛，講了將近一個小時後，我問她剛剛有沒有感覺不舒服？她說好像忘記了。我說那很好，妳不舒服的時候就把心放在佛號上，不要去掛礙身體的不舒服。漸漸地，她的心安定多了，也不會像先前一樣情緒起伏不定。」。

這位病人，在殷醫師輔以佛法的心理治療後，境隨心轉，慢慢克服對止痛劑的依賴。病況好了很多，心情也跟著清爽起來，「後來我調到急診室，她還會坐著輪椅來看我，還說只要看到我，就覺得很安心。我一邊忙，她就在旁邊靜靜看著。」殷醫師說：「後來這位婦人不幸因吸入性肺炎呼吸衰竭而往生，但一定有了佛法的滋潤，她的心不再惶恐、害怕，很順利的走完她人生的最後一段路。」

### 另一座道場

由於視病如親，看診極其用心，殷醫師在病患間口碑很好。因此，八十七年慈濟人醫會成立時，即獲邀加入人醫會，多次深入偏遠山區及原住民部落等參與義診。

從當兵時起即參加過義診的殷醫師說：「慈濟人醫會是我參加過最落實的義診團體。像這樣持續性的義診，事後又有志工不斷的關懷；只有像慈濟這樣擁有龐大志工組織的愛心團體，才有能力作到這麼圓滿的地步。」人醫會的牙科器械齊全，多數都是參加過義診的醫師發心捐贈出來的，每次的義診，等於將整個室內診療台搬到室外一樣，殷醫師就十分讚歎：「人家都說：『牙痛不是病，痛起來要人命。』在醫療極度缺乏的地方，牙醫最能收立竿見影之效，能及時讓病人離苦得樂。」他認為，當醫師能活人性命，看病人恢復健康是最快樂的一件事。

忙碌的醫師生涯，加上精進修學佛法，殷醫師幾無其他休閒生活，他謙稱：「參加慈濟義診，才又同找一個假日，與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去做一件有意義的事。而且，毛志濟的福，才有機會去到金門、小金門、澎湖的望安等我不太可能去到的離島地區，接觸許多新奇有趣的人、事和風物景觀。慈濟世界很大很開闊，參與其中，無形中自己的世界也變



大變寬了。」菩薩遊戲人間，義診活動也是醫師菩薩隨緣度化的另一座道場。

有時候去偏遠山區義診，扣掉交通和吃飯時間，實際看診時間大約只有四個小時。儘管如此，殷醫師認為義診還是需要去做，「因為慢性病不是看診一次即可，還必須作後續的追蹤治療才算落實。像原住民山部落，對健康概念不強，比較注重實質的救濟。事實上，喝酒和疾病間有很大的因果關係，這就必須透過不斷的衛教，才可能有些成效。」

### 沒有被遺忘

偏遠地區醫療十分缺乏，有些老年慢性病患，因為經濟困難，子女又多半到大都市生活不在身邊，只能拖過一天是一天，無奈的等待生命的終點。講到澎湖義診的經驗，殷醫師眼底多了一份悲憫和不捨，「一位老婆婆喘得很厲害，心音雜亂，發現她有明顯的心臟衰竭現象，心電圖也顯示心律不整，這種情況是一定要住院治療的。老婆婆卻說她才



剛剛出院回家，口中還喃喃自語的說：「反正住院也沒什麼改善，我要在家等死。」據悉，這位婆婆的子女都在台灣本島，久久才回來一次看望老母親。

殷醫師說：「這樣的病例，對我來說是很痛心和無奈的。如果在台北，她可以住院治療，以現在的醫療，一定可以獲得某種程度的舒解，然後回家。就算因為其他因素端起來再度住院，至少可以減輕她的痛苦。」離島經濟條件落後，生活艱苦，青壯齡人口大量外移，島上多是風燭殘年的孤獨老人困守家園，類似這種案例，由於慈濟的義診關懷，讓老人感受到人間的溫暖，體會到他們並沒有被遺忘，他們的生命還是有人重視的。

人醫會志工神通廣大，事先探勘義診路線，安慰病患細膩又體貼，帶團康也是活力十足。讓原本個性頗為內斂的殷醫師，也被志工的热力朝氣所感染。他笑著說：「因為義診地區路途遙遠，車上時間漫長，慈濟志工最擅長的團康，總叫我們這些平日比較嚴肅的醫師，無所遁形，不得不勉為其難，融首又一首的手語歌裡。不經意間，僵硬的表情、生澀的手勢，隨著一次又一次的義診，逐漸的熟練柔軟，終能



放下身段，與大家一起同樂，那種情緒的舒放，感覺是滿美好的。」

參加過多次義診後，殷醫師對慈濟歌曲也能朗朗上口，歌聲嘹亮悅耳，讓大家一飽耳福。據說殷醫師唱起梵唄，渾厚莊嚴，響徹整座佛殿，恐怕路過的天龍八部都要駐足諦聽。他學佛的因緣既自然又特殊，國一時候，在舊書攤上發現幾本經書，好奇的翻閱後，歡喜心油然而生，從此就被佛法的深廣圓融所吸引，研讀佛典成了他的最愛。二十歲那年，發願茹素，一則報答親恩，再則尊重生命，長養慈悲心。

大學時代，常常親近距離醫學院不遠的華藏講堂，沉浸在浩瀚如海的經典中，感覺有如醍醐灌頂，說不出的自在安樂。相較於醫書的艱澀和索然無味，佛書真是太引人入勝了。殷醫師說：「當醫師是一輩子的事情，學佛則是在打基礎，把基礎打好了，至少人生會有一條明確的道路。如果等把醫學學好之後再去學佛，到時候不一定有因緣。」

### 以病人為師

去年九月，國際人醫會年會在大林慈院舉辦，看到東南亞國家如馬

來西亞、菲律賓、越南、還有更遠的巴西都有人醫會成員代表回國。殷醫感受良深：「這些國家的醫療水準遠不及台灣，像肺結核、痲瘋病仍很常見。人醫會成員在這些地方進行義診是相當辛苦的。然而，不管處境如何艱難，他們還是本著慈悲、人文精神，用心傳播人間大愛，有些國家的義診規模甚至超過台灣。」

當醫師愈久，殷醫師愈發體會到每個病人都是他的老師。很多疾病都是從接觸病人中才能獲得寶貴的經驗，他說：「就像佛陀以苦為師一樣。世間如果沒有苦難，就沒有佛陀；同樣的，當醫師也是以病人為師，如果沒有病人，就不會有醫師。學醫的目的就是要幫助病人擺脫痛苦，獲得健康快樂的。每位病人都是醫師獨一無二的老師，給予醫師成長學習的機會。」

八大苦中，病苦為最。一個醫人醫病又醫心的好醫師；也就是佛陀口中的大醫王，那是眾生的福音、也是世間的福音。殷醫師具備這樣的特質，悲心四溢、慧心流泉，令人由衷感恩。



# 啓發悲憫的心

專訪徐木水醫師

文／林秀蘭

徐木水醫師，是慈濟人醫會的醫師。

十多年前，到過花蓮探訪慈濟醫院，只進入到大廳。

因為看到——

醫院規模不大、病人不多，又能發揮多大功能？

短暫的碰撞，因緣又消失得無影無蹤。

十多年後，他參加慈濟人醫會的義診活動，

從付出當中——

原本具有的悲憫心，更深邃剔透、廣大綿遠了，

自此牽住了他深深的慈濟情，

從此參加義診好修行。



八十六年暑假，北十八區<sup>的</sup>曾美玉師姊問徐木水醫師要不要參加義診？徐醫師回答：「我去看看」。

第一次參加的義診是新竹縣尖石鄉石磊國小。他眼見耳聞的，都讓他十分納悶：為什麼每個人都放下自己的工作不做，老遠的跑到山上參加義診，滿臉還笑嘻嘻的？為什麼這麼辛苦的為患者就診，還得去感受他們？

儘管如此，他仍參與義診活動。更在一次親身經歷之後，與慈濟結下不解之緣。

一位因酒後肇事而半身癱瘓<sup>癱瘓</sup>的病患，復健做得不好，到義診中心求醫，最後決定將病患轉介到<sup>在</sup>慈濟醫院做開刀手術。為了完成轉送任務，呂芳川師兄和義診醫療人員們，開了兩部九人座的車，一前一後，花了十八個鐘頭，將病患從新竹偏遠的山上，安全護送到花蓮慈濟醫院就醫。

「此時此刻，讓我真正看到了慈濟人的大愛精神；將社區關懷和醫療照顧做了最好的結合。」深深被感動了的徐木水醫師說：「就在這一年，我參加了慈濟人醫會。」



從此，回到竹北繼續執醫的徐醫師，面對病人時，總是充滿了從容愉悅的感覺。

「新竹縣、桃園縣的慈濟醫師會，每個月固定有兩次的上山義診，我很少缺席過。」從義診活動中，他找到人生的價值和修行的方向：「義診是修行的好道場，處處無不是，在說法。」徐醫師意味深長的說。

### 從艱苦中走來

徐醫師的學醫之路並不平坦，他感恩當年艱困的環境成就了他：「小時候要和哥哥到田裡工作，讓我真正體會到『一分耕耘，一分收穫』的道理。」

「大姊的學歷最低，」徐醫師的眼眶有些濕濡：「為著我們兄弟姊妹四人，她犧牲了自己求學的機會。初中畢業後，就到台北工作，賺錢供應我們學費，才有今天，手中有博士、碩士、也有醫生……。」

國小高年級級任導師劉人宋，則是徐醫師的恩師。當年縣長獎都是留給有背景名望的子弟。劉老師堅持校方按照成績排名，畢業時，他才

能領到縣長獎。「這個獎對我來說，具有很深的意義。」徐醫師似乎陷入沉思中。

上了國中，家裏仍然困難，沒有錢參加補習。班導師陳興讚，很鼓勵同學提問。

「有一次，我問老師問題，他正忙著。當天晚上九點鐘，陳老師特地騎著腳踏車到家裡來為我解題。」陳興讚老師騎著腳踏車老遠到一位窮苦的學生家中授業的情景，深深打動少年的他。

高中畢業後，徐醫師考進台大畜牧系。卻遭到父親的強烈反對：「我沒上大學，豬還不是養得好好的？」第二年重考，進入台中中山醫學院牙醫系。學費是向臺灣銀行申請助學貸款，至於生活費就要靠自己想辦法。苦了徐醫師六年，每到假日，就去當建築工人。

大學畢業，服完兵役，開始行醫，徐醫師終於出頭天了。

宗教的極致是愛

記得當年，徐醫師行經心董，坐在計程車上，司機忽然指著路旁，



好意問道：「這是慈濟醫院的地。那位師父就在靜思精舍，你要不要去看一下？」已經參加基督教團契的徐醫師，直接拒絕了。

慈濟醫院啓業義診那段時間，正在三軍總醫院擔任醫師的他，也曾利用假日，與夫人來到花蓮慈濟醫院參觀。在醫學中心服務的他，看著只有兩百床規模的小醫院，質疑它能發揮多大功能？所以他的脚步只停駐在慈濟醫院大廳。

「不過，大廳的佛陀問病圖和彰基醫院耶穌為門徒洗腳的圖，感覺精神很契合……。倒是震撼了我！」徐醫師很後悔當年的執著。

「從慈濟醫院回來後，大姊幫我寄來慈濟月刊和慈濟道侶，從刊物中慢慢的了解慈濟……。」說著說著，徐醫師又掉下了感恩的淚水。感恩大姊鍥而不捨的牽繫著他與慈濟的一線因緣。

### 與家人的對話

民國八十一年，徐木水醫師回到竹北老家開業。

診所中，偶而會有鳳山寺的出家人來就診。徐醫師從出家人填寫的



病歷表中，發現工整的字跡，看著出家人莊嚴清秀的臉龐，好奇問道：「你們在俗家，大概讀到什麼學歷？」

「他是博士畢業，我是碩士，另一位是清大，還有他是交大。」出家人從容不迫的說：「你們有那麼高的學識，為什麼要出家？」「那是我們的福報呀！」出家人異口同聲說道。

過了幾天，那位出家人就寄了一套《菩提道次第廣論》給徐醫師。看完這一套書，他意猶未盡，又去請了一套印順導師的《成佛之道》。

「佛法開始深深的吸引著我。」徐醫師微笑著說。

### 重新接軌慈濟緣

除了大姊不斷給予慈濟訊息的養分，也接觸了鳳山寺的出家師父，開始涉獵佛法的徐醫師，對那位講求的『信解行證』，有一番新的體認：「佛法講求內修，依靠的是『個人』的力量；個人去修行，有德有慧才能去渡化他人……。」

「看了月刊和道侶，我了解到的慈濟和一般寺廟是不一樣的。其中，



慈濟的人文精神與彰基所倡導的「博愛」襟懷，竟是這般契合。」

「佛教不僅具有基督博愛的精神，同時也重視個人的內省和自修。這樣的大乘佛教正是我在追尋的——就在慈濟。」在茫茫的人生大海中，徐醫師終於找到了方向。

永遠記得第一次讀那淺顯易懂的《靜思語》，徐醫師居然毛髮皆豎，好像被電到一般，「原來佛法就在日常生活中，處處都是無聲的說法。」就這一念心，已經牽延十多年的因緣又與慈濟接軌上了。

### 啓發更深的悲憫心

九二一大地震前夕，徐醫師在花蓮向上人告假，準備參加印尼國際義診。

二十一日，回到家，傍晚即接獲緊急通知，投入南投救災工作。救災義診活動快速周延的展開，徐醫師接連好幾天都無法回家。預定的印尼跨國義診就取消了。

直到去年到大陸安徽省銅陵縣義診，徐醫師才跨出了全球義診的第

一步。

一位婦人身上背著兔唇的孩子，走了兩個多小時的路，匆忙來到慈濟義診處。婦人說：「我的孩子已經開過兩次刀了。台灣的醫生，你們有沒有辦法看好我的孩子？」於當地缺乏好的設備，只得將這個病患轉介到當地的大醫院去就診。慈濟支付醫療費用。

「看到母親為孩子焦慮的模樣，讓我想到，自己幼年曾經得到百日咳，母親背著我，焦急的到處找醫生的情景。」那一夜，徐醫師徹夜難眠，淚水浸濕了棉被一角。字不，容易熬到天明，急急打了越洋電話，對著話筒深情的說出：「媽媽！我愛您！」

徐醫師徐徐吐出：「義診，它真正啓發了我心深處那顆悲憫的心。」



## 更結慈濟未了因

專訪郭石城醫師

文／王正善

初識郭石城師兄的人，沒有不被他親切的笑容、幽默的言談所吸引，好像在慈濟世界薰染多年，有著「資深委員」特有的氣質，等到發現他千禧年初才授證，不禁吃了一驚；再發現他曾任耕莘醫院婦產科主任，是位「資深的婦產科醫師」時，忍不住又嚇了一跳。

以悲心為病人服務

「為什麼當醫師一定要有架子呢？」石城師兄笑咪咪的說：「不要以為醫師是天之驕子，理應被人們捧得高高的，這是社會錯誤的觀念。在



我心中，醫師只是一種職業，而且是一種服務業。不過這種服務業提供的是對病人健康的服務，和一般提供商品服務最大的不同點，在於醫師必須具備專業的知識和技術，還要具有視病如親的愛心，這樣的醫病關係才會良好，病人才會對醫師產生信賴感。」

一九四八年出生的石城師兄，生長在高雄，始終保有鄉下孩子的赤子心，他不明白：當個醫師有什麼架子好端的？他只知道：當個醫師，要有悲心為病人服務。這份純真與慈悲，正是他與慈濟結緣的契機。

雖然石城師兄在一九八六年即成為慈濟的會員，但因肩頭有對家庭與工作的責任，無暇回歸心靈故鄉。

「婦產科醫生不只是忙，而且壓力很大，」郭醫師說：「嬰兒來到人間，是不會選擇你方便的時間，即使半夜好夢正酣，接到電話，也要立刻準備迎接小天使的光臨。我曾經一個晚上接生三個小寶貝，徹夜未眠，第二天早上繼續看門診，而且婦女生產，事實上是一件攸關生死的

大事，稍有延誤，後果不堪設想。所以面對每個待產的母親，我都隨時掌握情況，以便做出最正確的判斷，絕不敢輕忽大意。也因為長期的壓



力，造成我兩次嚴重胃出血而在院治療。」

### 福田用心耕

九二一前，石城師兄正在住院，無法參與救災，談及於此，石城師兄語多遺憾。因為那時他已是慈濟人醫會的一員，急於想成為上人千手千眼的一隻手、一隻眼，盡己棉薄之力！

「一九九七年，因緣具足，我參與兩天一夜的生活營，遠離台北喧囂擾攘的紅塵，回到青山圍繞，白雲悠悠的精舍尋根，上人的法語，如甘露澆灌在我乾涸的心田，菩提種子因此發芽。」

「在精舍的兩天，是我生命的一大轉折。輕安自在的生活，讓我的心湖逐漸沉澱，澄澈明淨足以映照萬物，我看到自己的過去，也思考自己的未來。家庭是我生命的重心，事業是支撐家庭的動力，如今孩子長大，有自己的天地，事業也是穩定的狀態，我是否該修正一下自己未來的方向呢？『靜思』二字，啓發我：青山無所爭，福田用心耕。我原本就不是好爭名利的人，如今年歲已長，還有多少體力可以做慈濟？要快



## TZU CHI FOUNDATION

快把握當下呀！回台北後，我調整自己的步伐，逐漸放下接生的工作，

轉為婦科的診療。婦女朋友自

更年期後，還有近三十年

的時光，我可以幫助她

們享受健康有品質的生

活，自己又能參加慈

濟的活動，不是一舉

兩得嗎？」

上人曾說：「慈

濟是一個圓形跑道，不

論先來後到，只要努力

向前，永遠不會嫌遲。」

石城師兄秉持上人的叮嚀，

不僅參加人醫會的義診工作，又

年年參與醫事成長營的隊輔職務，一



回慈濟就五、六天，台北的病怎麼辦呢？

「有心就有福，有願就有力呀！我請假回花蓮，台北的工作我都安排好了。」

真的是「有願就有力」，自一九九七年尋根之後，石城師兄加入委員培訓的行列，一九九〇年初正式授證為榮董、委員，從此「右肩挑起佛陀家業，左肩擔起慈濟精神」，責任更重了。

### 尊重孩子

「我一向就是責任扛得起，煩惱放得下的人，」石城師兄呵呵笑道：「對兩個孩子的管教我也是這樣。我盡到做父親的責任，但又給孩子時間去成長，給孩子空間去發展。尊重孩子的過程中，孩子自然學會尊重自己也尊重別人。」

前些時候，讀大傳系的小女兒對爸爸撒嬌：「你都不問我有沒有交男朋友！」

石城爸說：「妳想告訴我的時候，自然會告訴我嘛！」



小女兒說：「我有男朋友了。」

「很好呀！什麼時候帶回家讓我們認識認識？談戀愛要真誠，不要抱著遊戲人間的態度。但是交往的過程中，要懂得保護自己，多多觀察，這樣才能牽手走一生。」

石城爸爸目前也是醫學系一年級的慈誠爸爸，對他而言，這是駕輕就熟的工作。感情是雙向交流的，只要真心關懷，孩子一定感受到，也會學習付出的。

### 不過是拋磚引玉的工作

談到慈濟人醫會的義診工作，石城師兄說：「我們曾到尖石鄉、復興鄉，及離島的澎湖、小金門巡迴醫療。我們除了看診，還帶著我們的關心，幫忙宣導衛生習慣，希望孩子從小就培養正確的觀念及良好的習慣。我們也協助當地的衛生機關做環境衛生品質的研究與評估。例如我們在澎湖，發現當地孩子尿蛋白的比率偏高，而在南澳鄉居民的尿酸較嚴重，這些情形可能和飲食習慣有關，我們提出這樣的評估，



讓當地衛生局可以進一步追蹤，預防或改善，我們只是做一點拋磚引玉的工作而已。」

犧牲假日到偏遠地區義診，想必十分辛苦。

「有什麼辛苦？真正看診時間只有二、三個小時，其實在路上的時間，是看山看水看風景，好像出外旅遊，司機先生才真正辛苦呢！」

這是一種慈濟人特有的心境與修養吧？明明是行菩薩道，卻滿懷感恩。

近年來，人醫會配合上人理念，加強社區醫療活動，落實「敦親睦鄰」美德。

目前石城師兄自己積極參與義診外，師姊也協助量血壓。原來師姊就是學護理的，只是過去一輩守著孩子守著家，如今也陪著師兄走入社區。

二十世紀初，石城師兄許的心願是：牽師姊的手，一起行菩薩道，更結慈濟未了因！